

作家专栏

秋行八题

□ 徐刚

夜重庆

夜若门扉雾似锁，
嘉陵江上帆不渡，
半镜高悬云追月，
一江涛声梦滴露，
激流已被大坝阻，
安澜从此变蹉跎，
一草一木家园事，
万水千山忧思多。

三峡夜泊

众水浩茫集涪万，
有船夜泊波澜间，
神工鬼斧劈三峡，
块垒突兀耸雄关，
猿啼已随李白远，
落木犹盼杜甫船，
敢向瑶姬问一语，
巫山云雨去能还？

石上草

石上有草不知名，
山间无路走崎岖，
荻花独自生白发，
秋风万里不关情，
腾挪起伏岭作浪，
盘根错节思伊人，
若能挽得今宵月，
共与峡江洗冰轮。

武陵源

武陵源在天地间，
一山一水皆神仙，
多情不为无情恼，
云牵枯树雾抱岩，
秋风秋雨缠绵绵，
奇峰怪石乱飞雪，
斑斓尽头茫茫白，
寒到深处水水弦。

黄龙洞

晨光初照太子峰，
朝阳不进黄龙洞，
风情万般暗夜里，
玲珑剔透地府中，
有石不作擎天柱，
无花只为相思浓，
也无风雨也无晴，
自刚自柔自苍穹。

宝峰湖

昨夜雨打宝峰湖，
今早浪涌三尺多，
野渡无人舟泊岸，
缆绳着意连水陆，
浪抱青山山吻浪，
直把峰峦当碧波，
我是江湖一浪子，
读山读水不读书。

过湘江

潇潇湘水潇潇竹，
人到三湘光忽忽，
曾闻波涛裂旧岸，
又听潮声说归途，
若问源头何所有，
除却芳草应是树，
便下洞庭向君山，
云梦当年船来无？

橘子洲

三十年前忆旧游，
冷雨萧瑟橘子洲，
一吐惆怅青烟似，
几根黑发已白头，
虽说豪情随风远，
却有大漠待行走，
但求岳麓一叶红，
便从梦里发轻舟。

辛卯秋深，记于旅次，
不计平仄，聊以寄慨耳

上个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毛笔和墨以及宣纸或类宣纸，有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因而以之为物质基础的书法可谓自然而辉煌。那时，科举考试的参与者如果毛笔字丑陋，必然名落孙山。反之，如果字迹美妙，得到考官的赞叹，即使文章不甚见地，也将登榜有望。举目环顾，无论是居室厅堂、还是楼堂馆所；无论是交际往来，还是闭门苦读；无论是契帖，还是药方，都与毛笔字构成一种和谐顺随的关系，构成一种举世绝无仅有的毛笔文化。

自从西方传来的钢笔、水笔出现以后，这种毛笔文化便渐渐地消逝了。但是，毛笔书法却顽强地生存着，并且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艺术殿堂。毛泽东生前的秘书田家英酷爱书法，他奉古人“画是八重天，字是九重天”的说法为金科玉律，绝对是中国书法的忠实粉丝。1996年，国家技术监督总局发布文件，把原来隶属于美术的书法三级学科提升为与美术并列的二级学科，在书法之下，又列了书法史、书法理论等多个三级学科，此举无疑是明智的，它不但明确了书法艺术的法定地位，还满足了国人的精神盼望，甚至在外交上，它还宣告了大国、强国的艺术品位。这一切，既可看作中国传统文化之强劲，也可看作社会发展、社会氛围的需求。崇明书协，应该说是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书法，是随着文明的演进而来，

艺苑风景

□ 阎诚骏

书法，生态岛的文化慰藉

——写在崇明书协成立之际

这个文明的标志，便是汉字的出现。中国文字的萌芽，据考古学家说，是在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而有结构体系，且大多可辨识者则自甲骨文始，此后便攀乳演蛻到西周、春秋战国而成为大篆（金文、籀文）其间约七百余载，逐渐脱离了甲骨雏形。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后，废弃了原六国文字，改为小篆通行全国，而上承大篆，下开小篆之先河的秦刻石鼓文也成为历代公认的书法名作。秦汉之际又创隶书，蚕头雁尾，方扁短长，不但简化易写，更见凝重典雅。两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唯美主义时代，也是一个艺术觉醒时代，此时，出现了迄今仍在使用的楷法，又有草书或名草隶流行，开中国文字书写流丽活泼之风，而汉字书法艺术也在此时奠定。从王羲之的短札如《十七帖》等来看，书法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凸现，从此经久不衰，以致唐宋宋祖视名家书迹为珍宝，以后历代帝王为之顶礼膜拜，至乾隆置《三希堂》，便可窥其一斑。

由于汉字以点线为基础，有象形表意的特点，汉字书法便充分发挥了线条曲直宛转、点画随势搭配的手段，

运用疾滞、圆锐、偃仰、枯湿、厚重、稚拙、瘦硬、丰润、劲健、秀媚、疏密、浓淡等笔法技巧，表现出“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等等“纵横有可象者”（蔡邕《九势》）展示出多种多样的个性、心理和文化意图。

汉字是中国人的独特创造，它字体繁多，形同美术，有篆书、楷书、悬针书、垂露书、飞白书、填书、鸟书、虎爪书、偃波书、鹤头书、象形篆、尚方大篆、凤鸟书、科斗书、龙虎书、仙人书、芝英书、十二时书、倒薤书、金错书、蚊脚书，凡数十种。它源于物象，又超乎物象，因而趣味无穷，引得历代文人都把它当艺术品来看待。虽然一个汉字可以用不同的书体、不同的风格来表现，但万变不离其宗，它必须还是原来这个汉字。这样，汉字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就形成了一种规范，这种规范就是书法之所以称之为“法”，而不称为“道”的来由，而汉字的书法的无穷变化和每个汉字的个中趣味则给人们带来连绵的审美愉悦和审美想象。

汉字书法艺术纯情高雅、超凡脱俗



杨磊 春山图 水墨金笺

征文选登

□ 徐兵

戴希和情系“绿华”

讲到绿华镇的发展历史，不能不提及，甚至不能忘记当代一位名叫戴希和（1923—1988）的文化名人。他是江苏泰兴县黄桥镇人，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建国后到崇明工作，历任崇明中学党支部书记、崇明师范学校校长、崇明县红专学院院长、新民中学党支部书记、民本中学党支部书记、崇明中学校长、县教育局副局长、县编史修志办公室主任、崇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他生前喜爱吟咏，曾编写历史剧《唐一岑》，创作剧本《貂蝉庙的来历》，主持修纂《崇明县志》（1989年版），遗著另有《戴希和诗稿》。

翻开由崇明县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在1989年6月编印的《戴希和诗稿》一书，可以见到戴希和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先后创作的《和咸老——新建副业场即景》（咸老指咸文和县长）、《明潭垂钓图》、《崇明围垦行》等优美诗篇。

1971年11月，中共崇明县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围垦崇明岛最西端的老鼠沙工程的实施规划，正式定名该地为“新建副业场”，并成立崇明县革命委员会新建副业场围垦办公室。同年12月，围垦办公室组织全县17个人民公社2万8千余民工正式动工围垦，至翌年，共获得近5万亩地。戴希和同志于1980年9月6日即赋诗《和咸老——新建副业场即景》：

园林稻菽千顷碧，高闸峰立御大江。
白翎万点天鹅湖，青草甘水养鱼塘。
昔日大轮北航处，谁料今成鱼米乡。
人心思治民思富，五业兴旺众所望。
今天绿华镇境内的明珠湖，面积2000余亩，南北长3000米，东西

宽400米，水深4—8米，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名叫做“明潭”。明潭者，顾名思义，其水域相当宽阔，其水质十分清澈。当年《解放日报》曾有《崇明“西子湖”》的通讯报道，将这里的自然美景比喻为崇明岛上的“西湖”。“明潭垂钓”还作为“崇明新胜”之一列入1989年版《崇明县志》以及《崇明岛指南》等。1982年春，戴希和同志游览时曾赋诗《明潭垂钓图》：

照人明潭玉晶碧，绿树荫下长线喝。
静观金鲤吞香饵，不思独钓寒江雪。
新编《绿华镇志》记载，1980年11月，“崇明县新建副业场”易名“崇明县绿华农工商联合公司”，在建制变化时，由时任崇明中学校长戴希和提议命名为“绿华”，并报请县委、县革委批准。至1984年2月、1995年2月，崇明县乡镇建制变化时又分别改名为“绿华乡”、“绿华镇”。“绿华镇”另作为集镇，早在1981年1月由绿华农工商联合公司党委曾付伦命名新建副业场场部所在地。“绿华”之名，由戴希和同志取自古代至近代曾属崇明县管辖的东绿华山、西绿华山的山名，二山虽早在上世纪40年代改属浙江省嵊泗县，但戴希和同志将其美名再度移植到崇明，使之在崇明当代得以延续。而“老鼠沙”、“阴沙”、“拦门沙”（又名“托卵石”）等位于崇明岛最西端的那些自然地名，甚至不登大雅之堂的俗名，从此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戴希和同志虽是客籍，虽是已故多年的一位离休老干部，但他对崇明岛、对崇明人民饱含的血浓于水的深情，以及他笔下对绿华富有书画意境的诗篇，着实令人难以忘却……



闲情偶记

□ 宋张

思念

“坏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电风扇旧书旧报纸塑料瓶卖伐？”熟悉的流动的声音又在小区里唱了起来。

休息天的空气是凝缓的，如若不是此起彼伏的声音把宁静气氛打破，阳光的色斑像小蜜蜂的金色翅膀扑在墙上，简直感觉不到时光如沙漏一样的流淌。

这一声声没有标点只有起伏的呼唤从早晨7、8点开始，到下午4点左右落幕，上午尤为密集些，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气势。一个缓腔缓调不太成熟的女声刚刚降落、远去，又一个带着岁月厚实的声音由远及近地来了，它性急地在小区纵横交错地兜了一圈以后，决然而去，没有留恋，仿佛远方更有无限希冀和期望。

声音多是女子的。大概是女子的声音悠扬富有音韵的缘故。今天这个有点特别，它稚嫩、甜美，飘扬在楼层之上，像秋风中一条艳丽的丝巾，像轻快的鸟儿飞过，又仿佛是三月杨柳，青青的、湿润的、留恋的。是的，是有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感觉。

喜欢这样的声音。它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刻意迎合的谄媚，清浅而舒缓，像一条带着乡音的河。那样的声音是一个生长在湖泊边的女子，夏天了，划一条两头翘起的小船，在满是莲花的水上漂移，口中哼唱的是绿水般悠扬的《采莲曲》。这样的美或许不在于一人一事一物，它在于韵，在于触动了空气中的一粒微尘，跟自己的心跳一个频率，于是喜欢了，就像看见桃花的灼灼之状。

不愿意辜负它。想要把家里的零零碎碎都掏出来，只为看一看她是怎样的？拥有声音一样的美吗？

于是从阳台上探出头去，“喂——”声音带着三轮车正好从下面驶过。有着宽宽帽沿的遮阳帽左右张

俗的独特个性，空灵、喻象、华美的魅力，引得历代文人乃至政治家如醉如痴，津津乐道，因而有关它的艺术理论和传说历代积累丰厚，超过画论，超过诗论，令人目不暇接。例如唐太宗派梁元帝之孙、监察御史萧翼从辩才和尚手里骗得王羲之《兰亭序》的故事，又如张伯驹倾尽财力购得西晋陆机《平复帖》的故事，都是书法爱好者们茶余饭后不尽的话题。而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等，更是书法家们案头必备的典籍。

也正是这些话题和理论总结出不同时代、不同书家、不同书体的不同美学风格和艺术趣味。如“晋人尽理，唐人尽法，宋人多新意”，又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尚志”。或说：“晋书神韵潇洒，而流弊则轻软；唐贤矫之以法，整齐严谨，而流弊则拘苦；宋人思脱唐习，造意运笔，纵横有余，而韵不及晋，法不逮唐；元明厌宋之放佚，尚崇晋轨，然时代既降，风骨少弱”。

这些见解，虽说是见仁见智，但不约而同地说明了书法艺术在民族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如今，毛笔文化的时代已逝去了，但历代的优秀书法作品还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完备的书法理论还在。崇明书协的成立，将使这些文化遗产光景常新，生态岛的文化软实力将不断增强，生活在这个岛上的人们将得到更多的精神慰藉。

望着；“这里。”遮阳帽抬起了帽沿；扬一扬手，她看见了，按了喇叭，小三轮车上五颜六色的塑料瓶兴奋地晃动着，拐个弯，驶过来。

我把旧报纸、杂志、空瓶子堆放在门口，打开门，等待她的身影出现。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遮阳帽先浮出了楼梯口。“今天休息吧。”她跟我招呼。这声音不是她的。我断定。她的表情是生动的，说话时带着自愿自足的微笑，不像是被生活太过折磨。她瓜子脸，眉眼清秀，在阳光底下走得久了，脸有点黑，因为汗水的滋润而闪烁着光泽。

她蹲下来，手脚麻利地整理着报刊，把它们码整齐，用一根绳子四四方方地捆扎，又把寸钩挽在绳结处，立起来，秤杆子还来不及晃悠，就已经被她紧紧地用秤砣牵住。

“不多呀，7斤。”

“噢。”

“还有吗？”

“没有了。”

“你喇叭里的声音很好听。”我想打听这声音的出处。

“哦，那是我的小女儿。她喜欢唱歌，声音好，我就叫她录了。”

她一边把塑料瓶放进旧麻袋里一边跟我交流，看见我拿出一把扫帚来，就主动揽过去，帮我把门口扫干净。“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初中毕业后，不愿意读了。算了，不读就不读了。现在跟在我和她爸爸身边，帮我们干点活。”“小女儿勤奋，说以后要考大学。老家那边的功课跟这里不一样，只能在老家读。我要想她，让她录了音，每天一边收废品，一边让她的声音在我的耳边热闹着。”“除了老家的人，还没有谁说过我女儿的声音好听呢。”她朝我似乎是感激地笑了一下。

或许为了生活，已经习惯了这种分离的痛，她平静地说着，就像眼前的旧报纸，有着质地，没有浮华。

她把旧麻袋背在身上，走下楼去。不多一会儿，杨柳依依的声音又在空气中飘了起来。



闾忠 海为龙世界 云是鹤家乡 书法